

「忙」這個字，是「心」再加上「亡」。

香港人忙碌的程度，全球數一數二，除了每週工時長，超時工作多，有薪假期少之外，香港人還忙於進修、娛樂、消費及投資。「忙」是香港人的標誌，「大忙人」可能是身份象徵，還叫人引以為榮，但隨之帶來的都市壓力、慢性疾病、家庭糾紛、靈性衰落卻不甚受歡迎。

有句香港人常用的諺語：「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。」，是否正正反映港人背後的價值取向——休息消閑只是手段，工作才是最終目的？「工作至上」成為現代人的金科玉律，甚至可以犧牲健康、家庭、信仰。故此，工作之餘的休息消閑，便被視為身心靈得到渲洩、釋放、調節的工具，其作用也是為了個人能重新得力，以致再投入忙碌的工作。在現代人的心目中——「休息消閑只是手段，工作才是目的，後者比前者更重要。」即使近年香港政府逐步倡議五天工作，亦是以市民得到更多時間休息及陪伴家人後，社會整體利益能得到提升為大前題。走進華人教會，也會發現這些現象：熱心事奉的同工或信徒，越是因此而精神欠佳、健康不良、忽略家庭，就被譽為越「屬靈」，彷彿這才是「全心全意事奉主」的當有表現。

究竟造物主又如何看工作與休息的關係與比重？從祂創造天地的來歷，希望能幫助我們反省忙碌背後的意識型態。創造通常被僅僅描繪成「六天的工作」。第七天，即安息日，常常被忽略。結果，上帝僅僅被描繪為創造的上帝，神的安息好像與其創造完全無關。信徒通常又會將「安息」僅理解為「休息」，而「休息」和「工作」亦容易被視為兩種相對立的生活狀態，先後排名當然是「工作為主，休息為副。」

從創世記 1:1 - 2:3 的經文結構中，發現每日的描述，包括神發言——「神說」、神命令的實現——「事就這樣成了」；神衡量的結果——「神看著是好的」；然後是結語——「有晚上有早晨」。然而，第七日(創 2:1-3)卻打破這個格式，這裡以完成、停止和分別為聖，強調一切創造完美的結束，視第七日乃創造之工完成的慶祝。頭六日與第七日的存在有著不能分割的關係，只有頭六日的工作，神的創造尚未完滿，還要必須包括「安息」在其中，而安息更是創造的高峰、最終的目標。

基於聖經的創造觀及安息日神學，只有工作而欠缺安息的人生是不圓滿的，不要把安息當作達致繼續工作的工具，相反，安息才是努力工作所朝向之目標。然而，安息與工作並非相對立的，安息反而是肯定了工作的價值。安息與工作的重要性是沒有孰先孰後的關係，就如一面是「公」、一面是「字」的才是一個完整的銀幣。



牧者心聲

